



星星草

凌力 等/著

2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力文集——长篇小说卷

星星草(二)

凌 力/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“是。”

“嘿嘿，”陈国瑞干笑两声，“你的饼做得好哇！”

“不敢当……只要合大人口味……”

“你站起来，咱要重重赏你。”陈国瑞笑着说。

饼师站起来，嘴里说：“谢大人恩典……”话没说完，陈国瑞抓起桌上放的一盘饼，连盘子向饼师劈头砸来。盘边正砸在饼师的额角上，鲜血顿时冒出来。

“你这混蛋！”陈国瑞大骂，“欺负咱老子是南边来的，没吃过面食，给咱老子吃生饼。你他妈的有几个脑袋，敢来舔老虎鼻梁骨？真他妈的活得不耐烦了！拉出去砍了！”

几个如狼似虎的亲兵冲上来，架住饼师，用破布堵住他喊冤叫屈的嘴，拉了出去。不一会儿，亲兵来报斩讫，陈国瑞坐下来，觉得心里的怒气似乎消了一些。这时，粮台的军需官来叩见。

“什么事？”陈国瑞不耐烦地问。

“大帅，你吩咐做军衣，拢倒裁……”

“混蛋”！陈国瑞又光火了，“有布有棉花，还找不到人？你们的枪干什么用的？”

“大帅，这里的裁缝都藏起来了，找不到……”

“饭桶！不会把裁缝一家老小抓起来？他不来就杀他一家子，看他来不来！”

“是！大帅，只有一个老裁缝来了。”

“一个老裁缝？”

“是，只有一个”。

“带进来！”

一个须发斑白的老人被押进来，他满面皱纹，脑后的辫

子干巴巴地发白，身材干枯削瘦。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，看着两边持枪执刀的卫队亲兵，他吓得浑身发抖。

“跪下！”押他的亲兵喝道。老人吓得一愣，亲兵推他一把，他连忙跪倒。

“你是裁缝？”陈国瑞似乎又心平气和了。

“是……”

“背褡子里装的什么？”

“是，是裁缝的家什……”

几个亲兵上前扯下背褡子，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，都是剪刀、针插、线板、尺子等裁缝用具。陈国瑞看了一眼，又问：

“你的同行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他……他们怕冒犯大人虎威，不敢来……”

陈国瑞两手分开撑在案桌两边，身子几乎趴在案上，脸上又装出一个讥讽的微笑：“你这老头儿倒有胆，你怎么敢来呢？”

“我……我怕不来就……就活……活不成。”

“哈哈！”陈国瑞一声怪笑，重新直起身子，“咱老子的军装成千上万件，你一个人能办成？别的裁缝都躲了，偏你一个人敢来，你他妈的准是个探子，来探老子的虚实！老东西，你也是活得不耐烦了，撞在老子手里！去，砍掉！”

“大人，大人，冤枉啊！……”老人惊恐万分，跪地求饶。亲兵们哪管这些，一把扯住老裁缝，硬拖出去。陈国瑞得意地摸摸面颊，流血和处死的事情，最能使他惬意和痛快。此时，他方觉得心头的怒气完全平息了。

就在这时，陈振邦进堂来请安：

“叩见父帅。”

“免礼。叫你派人打探淮军的消息,有回报吗?”

“父帅,淮军刘铭传部确实驻徐州。但只帮我们堵截南路,并无北上争功的意思。父帅还未率兵至此时,他们曾派小股官兵到这一带巡逻、探听军情,事毕仍旧返回徐州。”

“那么前些日子听说铭军十营北移的消息不确罗?”

“我想大约就是他们的巡逻部队。父帅既不放心他们,何不进驻济宁?”

陈国瑞瞪了陈振邦一眼:“巡逻部队?不要大意!咱老子驻兵嘉祥,就是要看看刘铭传安的什么心!他不来济宁便罢,若是趟着点儿济宁的边儿,咱老子就不客气!他比刘连捷怎么样?他那主子李鸿章又算得什么东西!”

陈振邦对上次和刘连捷互斗本来就不满意。这次到了山东,他尽可能地减少陈国瑞对淮军的恶意,尽量不让淮军的消息直接送到陈国瑞耳边,以避免第二次火并。但是现在看到陈国瑞不高兴地拉下了脸,他又只得唯唯诺诺,一句劝解的话也不敢说了。

“他要是明明知道咱老子驻兵嘉祥,不敢进济宁,那决然是来争功的!……算了,不说这些!振邦,领着卫队,不要仪从,上校场!”

去校场的路,正经过嘉祥城的市集。这天正逢大集,集上十分热闹。陈国瑞、陈振邦和亲兵们都东张西望,不觉放慢了脚步。

嘉祥县城南面山,北靠山。但这山都是孤零零地突起在平原上的石山。由于这一带百姓的房屋房基都用大石块凿方

了砌成，所以这几座山被大量取石，长年累月，山的边沿都秃了，远远望去，山峰平缓，山脚却从地面突兀而起，和一般的山大不相同。嘉祥东西两方，都是平阔的田地，一条大路东西走向，傍着县城穿越两山而过。路上来来往往尽是赶集的百姓。不少太平车载着粮食、布匹来集上交换。拉太平车的大多是有名的鲁西南大黄牛。也有盐贩子推着名为红车的独轮车，载着盐袋往集上集中。还有些身强力壮的妇女，推着一种小独轮车。这种车的车身呈三角形，车尖上放一个孩子，孩子身后可以放不少棉线、土布、鞋袜等东西，车四周有挡板，既能护住孩子，又能多放东西。鲁西南的妇女走娘家、串亲戚、赶集，都喜欢推着这种车，并亲昵地称它为“小独车”。此外，肩挑驴驮带着货物上集的也很多。大路上车轮吱吱哑哑响，老板鞭、抓地虎哗哗地叫，人声喧闹，尘土飞扬，不时有赶车的把鞭子朝空中一甩，象小炸炮一般“啪”地一响，扯着喉咙唱一句心爱的高调梆子：“听西门放罢了……三声炮……”

进了市集，愈加热闹了。各种货物用品布满在狭小的街道上。由于长年沿袭的传统，各种不同的货物都在固定的地段摆摊叫买。这一片是各色各样的地摊，数不清的杂货：烟嘴、烟杆、小剪子、顶针、锥子、耳挖勺，还有一些别的日用小家什、小物件；走过去是菜摊、肉案，野味铺子前挂着野鸡、野鸭、野兔、野鹿；河鲜挑子上吆喝着：“黄河大鲤鱼！运河大青虾！……”左边一条人巷买卖着土布、估衣，妇女用的脂粉花朵，梳子篦子，质量低劣而又金灿灿的首饰、鞋袜；右边一条人巷则是陶土器皿、瓦罐水缸、木桶木凳、箬篱竹篓，应有尽有。

最热闹的地方是集市中心那片小广场。那里的地摊、柴挑、菜担比别处更多，还有走街串巷剃头挑子，卖糖人儿泥人儿的，卖字画代写书信的，担筐提篮卖柿饼木瓜的，还有不少张着布篷卖吃食的坐摊：卖蒸糕、煎饼、芝麻酥饼、直径二尺多的大锅盔、烧鸡、煎肉、水煮丸子、豆腐汤……

吆喝叫卖声在集市上空喧嚣，喷香的诱人食欲的气味在整个广场里弥漫。

广场里还有不少走江湖的：卖狗皮膏药的；测字打卦的；耍洪拳花拳的；耍猴变戏法的。这边卖草药的老汉兼给病人扎针拔牙，一帮人围着看热闹；那边一个说武老二的，袒露着右胸右胳膊，右手持着鸳鸯板，衣服在腰间系住，拉开架式，眉飞色舞，正说到打虎英雄武二郎醉打蒋门神，引起围观的人们不断地喝彩。另外，还有不少赌博、押宝、推牌九的摊子也吸引着不少顾客。

集市上，广场里，人们络绎不绝，川流不息。但渐渐地，人们被广场上一个卖艺的圈子吸引过去，围上去的人越来越多。

陈国瑞和随从们在集市上逛来逛去，见此情景，一时兴起，便也站在人群中往圈子里看着。

一个俊秀伶俐的十六七岁的小把式，身穿一件对襟密排布扣的青色小袄，黑色灯笼裤，头包黑绸巾，系一条黑色的腰带，脚穿抓地虎式的青布鞋，身手灵活矫健，拿着铜锣，边敲边念，绕着场子走了两圈：

铜锣无脚走三江，
四海为家到贵乡；

一身薄艺为糊口，
父老兄弟多帮忙！

小把式念完退后，那个看起来是班主的壮实的中年人站到中央来了。他穿了一身半旧蓝布大袄，腰里扎根青裕布，白布袜子牛鼻子鞋，头戴一顶遮阳帽，象所有走江湖卖艺的人一样，把辫子盘绕在颈项间。他一部浓密的大胡子垂到胸前，圆圆的鼻头，圆圆的眼，就连眉毛也画了一个圆弧形，使人觉得他既滑稽又非常善良。

他拱手向观众笑道：“俗话说得好：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师傅朋友老少爷们儿，兄弟我这里有礼了！”他拱手转了一圈算是行了礼，又说道：“久闻济宁州侠义成风，江湖上人人称道。今日初到贵地，恭求诸位师傅朋友老少爷们儿，照顾兄弟我吃碗饭，给钱不论多少，我这里谢过了！没钱您也别走，站脚助威，帮我个人缘！看孩儿们出场献艺。丫头，小子，打起花鼓来！”

他身后一副挑担放在地上，两头是木箱和铺盖卷，还挂着花枪、铜锣、花棍、刀剑等卖艺的什物。粗壮结实的挑担小伙子站在一旁。一个身穿瓦灰长衫，头戴青缎红顶瓜皮帽的老先生从挑子上拿下胡琴，坐在木箱上调起了琴弦。只听一阵铜锣花鼓响，从那粗壮的挑担小伙子背后跳出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。观众大声喝彩，陈国瑞的亲兵中也有人禁不住拍手叫好。

不怪观众哄动，这两个孩子生龙活虎，又打扮得十分漂亮。

女孩儿看上去十五六岁，头上左右两个小抓髻，插满了

绢纱的花朵儿；一身翠绿的闪绸打衣打裤；一双翠绿的绣花鞋，鞋尖缀着深绿的缨子；腰里用红彩带系着花鼓，脸上施一层薄薄的脂粉；大眼睛水灵灵的直忽闪，笑容满面地望着小男孩儿。

小男孩只有十岁光景，红袄红裤红鞋，头上用红头绳扎一根冲天小辫，眉间点了一个圆圆的红胭脂点，手里拿一张小铜锣，乌黑的眼睛亮闪闪地，望着他的小姐姐也在笑。

花鼓咚咚，铜锣当当，两人跳着舞着绕场一周。二胡声咿呀一响，小姑娘清脆甜亮的声音立即在广场上回荡：

说凤阳，道凤阳，
凤阳本是好地方，
自从出了朱皇帝，
十年倒有九年荒。

小男孩听她唱到这儿，连声音带锣鼓一起加进去：

咚咚咚咚呛。
咚咚咚咚呛。
咚咚咚咚呛咚呛咚呛呛！

女孩接着又唱：

大户人家卖田地，
小户人家卖儿郎，
奴家没有儿郎卖，

身背着花鼓走四方！

又是合唱：

咚咚咚咚呛，
咚咚咚咚呛，
咚咚咚咚呛咚咚呛呛呛！
……

这时，卖艺圈子背后稍远的地方，传来一阵哄动的声音，引得陈国瑞回头看了看。只见那边也围了一圈人，声音从那里发出，但因为围得太密，看不清圈里是干什么的。看卖艺的一些观众也好奇地往那边转移。陈国瑞示意他的亲兵过去看看。

陈国瑞再回头看卖艺场，唱歌的姐弟俩已下场。场上是一个年龄稍大的脸儿圆圆的姑娘在耍盘子。她穿一身淡紫色的绣绸衣，腰系红色绸带，在腰右侧结成一朵彩花。她自如而轻松地转动着高高的盘子，撑盘子的竹棍好象一动也不动。她轻柔地翻跟斗，下腰，做出种种优美的姿态。虽然博得场上一阵阵喝彩，她红喷喷的圆脸上却是那么平静，没有表情，既无笑意，也没有愁容。

背后又传来一阵喝彩声。亲兵跑回来向陈国瑞禀告：是个相面的。听旁边的闲汉说，此人在江湖上颇有名气，叫陆鹤鸣，以往来嘉祥卖卜，言人祸福指示如神，前天又路过嘉祥，只卖卜三天。

陈国瑞一听，说：“有这么神的相士，咱老子也去相士，

咱老子也去相相。”

陈振邦劝道：“父帅，这些江湖术士，都是靠两片嘴皮吃饭，靠骗人赚钱，何必去找麻烦。”

陈国瑞笑道：“咱老子偏要去会会这个相士，看他是个骗子还是真有本事！来，振邦，咱们把衣帽和亲兵换一换，也去买个卜、相个面。”

陈振邦不敢违抗，只好依了陈国瑞，在僻静处换上亲兵的服装，一同往相士摊走去。亲兵们远远地保护着他们。

围看的人虽多，但人们一见来了两名带亲兵顶子的人，就都恭敬地让开一些，陈国瑞父子挤进了圈子。

相士摊是一张长方桌子，桌上笔墨纸砚俱全。桌子两边用竹竿挑起一副对联，右边写：祖传麻衣相术；左边写：善决祸福荣枯。中间横联七个大字：星卜拆相陆鹤鸣。桌后坐着的陆鹤鸣相貌端正，神清气爽，意态闲雅，并无江湖习气，身着蓝衫，风度翩翩。传说他已四十二岁了，但看去只有三十来岁。陈国瑞想，这类人总是深通养生之道，到老也是鹤发童颜。

此时，陆鹤鸣正握笔为一名顾客拆字。这位顾客拈了一个“碁”字，问的终身气运。

陆鹤鸣在纸上写下“菜”字，端详了一下。从容说道：“其字之下加石，是围碁之著；其字之下加木，是象碁之碁。围碁越下越多，象碁愈着愈少。你的这个碁字是象碁。自君出世以后，恐怕你家的家业人口渐渐消磨了。”

“对！对！先生说得真对！”那人很高兴，“真是这样的，家境一天不如一天！请先生断一断，我日后气运怎样？”

“你若总是家居，永无佳处。若能出外，当有机缘。然

而十分得意，也是不能的。”

“这又是什么缘故？”

“象棋中卒子一过河，便可纵横而走，但行仅一步，不能畅意驰驱。”

“多谢，多谢。”那人十分感谢地拱手示意，笑咪咪地纳了三十文钱起身出圈去了。

陈国瑞目视陈振邦，点点头说：“这个先生还真有点儿学问。”

又一个年轻汉子坐在客位上。他粗眉大眼，既朴厚，又不失精明，对着陆鹤鸣一拱手。他也要拆字。

“客官所拆何字？”

年轻汉子扬头看看酒楼上随风飘展的酒旗，随口道：“拆个风字吧，刮风下雨的风。”

“所问何事？”

“哎呀，我那老婆就要临产，请先生断一断生男生女。”

众人都笑了起来。陆鹤鸣在纸上写了一个“风”字，断道：“风字之形似凤，凤冠乃女人品服。况且若移虫字于兀旁，则为虺字。诗经云：维虺维蛇，女子之祥。所以，生女无疑。”

“唉，又是个陪钱货么？”年轻汉子一肚子不高兴，掏出三十文钱放在桌上，正要起身，圈外有女孩子的声音喊：“哥哥，哥哥！”

众人闪出一道空隙，一个年轻的农家姑娘急跑进来。她身穿粗布的深蓝衣裤，头上一左一右盘了两个圆髻，象个常做粗活的贫苦家女孩子，苗条的身材里焕发出一种强烈的健康美。她的长相很象她的哥哥，不过面貌十分清秀俊丽。一

看见哥哥，她脸上绽开一个灿烂的微笑。她那微微上卷的长睫毛和流动着倜傥神彩的黑艳艳的大眼睛，把众人都看得呆了。

“哥，快回去，娘不在家，嫂子推碾子的时候生了！”

“啊？生个啥？”

“又是个丫头！”

围着的观众哄然喝彩，议论纷纷。年轻汉子谢过先生，兄妹二人匆匆离去。不但一些年轻的观众，就连陈国瑞、陈振邦也不免回顾再三，被这个农村姑娘稀有的美貌打动了心。

好在第三个拆字的人又坐下来，把大家的注意力又吸引过来。

第三个顾客拈了一个“也”字，问自己能不能发财。

陆鹤鸣写了“也”字后，握笔摇头笑道：“无望啊！你不要指望发财了。也字，地无土，池无水。地无土则难栽栖凤竹；池无水则难养化龙鱼。无望，发财无望耳！”

这位相面先生不仅说出话来义理明彻，断事如神，而且并不象一般江湖术士那样以谀词甘言搏利取宠，使陈国瑞心里叫奇。他摸摸颌口，咳了一声，忍不住走到桌前，在客位上落坐。陈振邦跟着挤到前面。

陆鹤鸣微微一欠身，道：“军爷也拆字么？”

“先生不是还可以看相？”

陆鹤鸣指指横联说：“在下起课、问卦、看相、拆字都可以。看相则是家传的本事。”

“那么就请先生给我相上一面吧！”

“请。军爷请端坐。”

陈国瑞挺直身子，两目平视，双唇紧闭。陆鹤鸣凝目敛气，静观陈国瑞的面部。忽然他十分惊异地一扬剑眉，向椅背上一仰，道：“借军爷手相一观。”

陈国瑞伸出右手。陆鹤鸣仔细看了他的手相指纹，又要看左手。看完后陆鹤鸣吃惊地站起来，旋又坐下，仰天大笑。

陈国瑞奇怪地问：“先生笑什么？”

陆鹤鸣敛住笑容，正色道：“求卜打卦必须心诚，心诚则灵，在下也才能实话实说。如今军爷欺我，又还要问相，不由得在下不笑。”

陈国瑞骇然道：“咱……欺你何来？”

“军爷身着亲兵军服，貌似营中兵勇，然而在下细看军爷手纹、相纹，可以断定军爷乃是一员统兵将领，身为提镇大员，爵位不在二品以下！”

陈国瑞大惊，金鱼眼几乎瞪出眼眶。围观的众人哄然倒退数步，人人用惊惧的目光看着陈国瑞，不少人偷偷溜走了。远处遥为保护的亲兵卫士看见这边有动静，连忙围了过来。陈国瑞一回头发现了，便挥手喝道：“混蛋！谁叫你们过来的？站远点！”

然后，他立起身，对陆鹤鸣拱手笑道：“先生真是神人，咱十分佩服，多有冒犯，先生莫怪。实不相瞒，咱就是僧王帐前大将陈国瑞……”

“哦，是陈帅，失敬失敬！”陆鹤鸣也拱手点头，神色从容，表情霭然。陈国瑞暗暗称奇：官场上不曾见过的这样的不卑不亢的潇洒人物，却在江湖山间浮游。他不得不装出一副十分谦恭的样子，说道：“先生既然判事如神，能否相一

相咱后半世的祸福荣枯？”

“好，可能一闻陈帅的生辰八字？”

陈国瑞附在陆鹤鸣耳边轻轻告诉了他。他点点头。掐着手指推算一会儿，又请陈国瑞面对阳光，仔细地再次看看他的容颜。

陆鹤鸣轻轻吁了一口气，点点头，默不作声。

陈国瑞不觉发急，问道：“先生为何不作声？莫非咱的气运不好？”

“非也。但陈帅须恕我直言之罪。”

“快说快说！哪里会罪你！”

陆鹤鸣象是下了很大决心，说：“好吧，在下据实告知，请屏退左右。”

陈国瑞回头一挥手，陈振邦、亲兵卫士及围观的人们都退后十来步。

陆鹤鸣低声说：“陈帅，你生就一副贵相，日后挂帅封侯，贵不可言。然而目下却有十分难解处。”

“哦？有什么难处？”

“我相你面部，鼻沟部位隐起杀纹，直透眉际；推算你的生辰八字，今年有克星侵陵本命；应在近三五日内，必有杀伐大事。若本命福大，杀伐必胜，克星败退，则取大位再无阻碍；若一任克星侵陵，则挂帅封侯之期迟后一十五年之久……”

“哦？”陈国瑞目瞪口呆。

陆鹤鸣更加小声地嘱咐：“此事你知我知，断不可对他人言讲，天机不可泄漏也！”

陈国瑞悚然敬听，不敢作声。

陆鹤鸣恢复常态，大声说：“陈帅，推算已毕，可有几分道理？”

陈国瑞如梦初醒，连忙拱手答道：“哎呀呀，先生断事如神，承见教，承见教！先生有此高才，何不入幕府挣个前程？”

陆鹤鸣笑道：“江湖山野闲人，散淡已久，不耐红尘官场嚣扰。”

“来人，拿十两银子谢陆先生！”陈国瑞大声喊道。

“不必！”陆鹤鸣坚辞不收，“每一相三十文，决不多取！”

陈国瑞见不能勉强，便纳上三十文钱，再三致谢，告辞而去。

途中，陈振邦试探地问起那个相士说些什么，陈国瑞斥责道：“多嘴！不该你知道的，少问！”

陈振邦不敢再问，见陈国瑞默默沉思，便和几名亲兵闲话：

“卖艺那个老汉好身段，象个老把式！”

“他还好福气哩！看他的二男二女，都那么灵秀，他老婆也一准漂亮！”

“小丫头唱得好，大丫头耍得也是真功夫！”

“大丫头都漂亮！”

“再漂亮也比不上刚才算命摊子上来的那个乡姑娘！”

“对，对！打听打听，是哪儿的！”

陈振邦不禁又看看陈国瑞。通常这样的话题早把他逗引起来了。可是今天，陈国瑞心不在焉，好象什么都没听见。陈振邦对亲兵们做个手势，大家都不响了。陈振邦认为，陈

国瑞大约在人口稠密，又有地方官吏的城镇里比较收敛。他们便默默走向校场。

到了校场门口，一直沉着脸想心事的陈国瑞忽然停步问道：“那些小孩子唱什么？”

校场旁的栅栏边，有十几个小孩边跳边唱，声音很整齐。他们反复唱的就只两句：

洋枪刘，洋枪刘，
压住陈矛出不了头！

一名亲兵跑过去问了一阵，回来禀告说：“大帅，他们唱的一段民谣：洋枪刘，洋枪刘，压住陈矛出不了头！”

陈国瑞眉头一皱，不耐烦地骂道：“乱七八糟胡扯蛋！什么陈矛？洋枪刘是什么东西！不理它，走！”

他说完便大步进校场去了。

陈振邦听了那个亲兵的话，脸都吓白了。他把亲兵留下，问道：“你没问那些小孩，谁教他们唱的？”

“问了，他们也说不清。说是这两天满街的小孩都会唱了。”

“没问出究竟来？”

“后来一个小孩说，前天晚上，一个穿红衣裳的小孩和他们一块儿玩，教他们唱的。”

“穿红衣服的小孩是那儿的？”

“他们都说认识，后来也不见了，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”

陈振邦低头沉吟好一阵。对这种无根民谣，他也想不出